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無根謗學處第八

尒時薄伽梵在王舍城羯蘭鐸迦池竹林園中時波波國中有一壯士大邑名曰勝軍大富多財受用豊足所有資產如毗沙門王雖非王族時諸壯士作灌頂法扶以為王於勝族女納以為妃歡樂而住雖淹歲月竟無男女為求子故祈禱神祇遍諸天廟及同生天希望後嗣不遂所願然世有云由乞求故便獲子者此誠虛妄斯若是實人皆千子如轉輪王然由三事方有子息云何為三一者父母交會事二者其母身淨應合有娠三者食香現前彼王業緣合會時有一天從勝妙天下託蘊王妃是㝡後生樂修勝行有解脫性趣向涅槃猒背生死於諸有中皆不欣樂若聰慧女人有五別智廣說如上乃至娠在右脇喜白王曰大王當知我所懷孕必是光顯宗族現居右脇是男不疑時

王聞已即大歡慶作如是語我從久
来常思継嗣紹我洪業我既長養終
懷反報廣為惠施福利宗親我歿世
後稱揚我名而為呪願願我父母所
生之處以福莊嚴是時彼王置妃高
樓隨意而住適其時節供給所須常
令女醫為調飲食冷熱合度諸味具
足奇妙珠瓔以為嚴飾如天婇女遊
歡喜園常處牀座足不履地目不覩惡
色耳不聽惡聲經九月已便誕一息
顏貌奇特人所愛樂額廣眉長鼻高
脩直頂圓若蓋色美如金垂手過膝
衆所稱歎過三七日聚會宗親其父
以兒示諸親曰此兒今者當立何字
其兒生已自然淨潔未離牀褥不為
便利諸人議曰中國之法若天然淨
潔者名之為實然此童兒稟識清淨
未離牀褥便利不為淨潔過人便成
實物復是壯力大王之子應與立字
名實力子其實力子誕生之日五百
壯士各並生男隨其家族而立名字
時勝軍王即以太子授八養母二供
乳哺二作褓持二為澡浴二共歡戲

給以乳酪醍醐石蜜速使長大如蓮出池時有相師於母懷中覩見孩子即便生念此孩子者是二足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作是念已告乳母曰幸見慈悲授我孩子我欲隨情少時供養乳母報曰我於孩子實無自在汝欲得者可白王知是時相師詣大王所而白王言王之聖子是勝福田若人於此少興供養彼人當獲勝功德利幸見授我微伸供養時王報曰可隨汝意時彼相師便抱歸舍先沐浴已次塗妙香以上價衣而覆身上以酥蜜乳粥盛寶器中持以奉上既供養已送歸王所是時童子年漸長大備教書筭手印技術悉皆明了又刹帝利王種族之法所有業藝咸令習學所謂乘騎為馬控御兵車刀器干戈鉤索之類手足奇巧斫射之儀無不通解時同日生五百童子如前技藝亦皆明達其父尒時於春夏冬為造三殿并三苑園三種婇女謂上中下後於一時其賞力子昇處高樓將諸伎女共

為娛樂每日三時五百童子常来集
見曽於他日其五百人出外畋獵竟
日馳騁一無所獲遂往林野明日出
遊多有所得至暮方還便相議曰日
既將暮無縁赴集待至明朝方見太
子至第三日衆人方見于時太子告
衆人曰仁等與我同生常共遊戲何
意三日方来白言我等出畋曰何謂
為畋荅廣殺諸鹿太子曰彼何飲食
荅曰飲水食草若如是者無損於人
何縁傷煞荅曰若見煞時心生喜悦
太子曰仁等不應見他受苦心生歡
樂諸人議曰由此太子不自出畋於
我諸人便生讖賊我當令彼亦共畋
遊時彼諸人至大王所白言大王王
之太子生處深宮若敵國来必生怖
懼何意不令太子遊獵若數出畋心
便勇健與敵國戰情無退怯時勝軍
王聞此議已告實力子曰汝今可出
識學畋遊荅言不願王曰汝是剎帝
利種應習兵戈于時太子不敢違命
隨衆而出諸人議曰令此太子父若
歿後當必為王我等今時盡心承事

能令於後祿位增長白太子曰可於
斯住我擁群麀令至於此即便安在
合圍之處時彼諸人多擁群麀太子
遥見群麀驚走身被箭中張口而至
便作是念假使有人心無慈愍不懼
後世尚不於此起毒惡心况加煞戮
去此不遠有守圍人太子為護彼情
便放三箭遥射群麀或入脏間或穿
角際箭便墮地曾無傷損諸有麞麀
至圍合所悉皆放出隨意逃竄時諸
群從皆作是念太子久来善習弓矢
今日定應多煞麞麀及至詳觀曾不
獲一皆作是念或容太子已令車乗
先載歸還時彼諸人問太子曰所獲
麞麀今在何處太子報曰猛獸驚奔
幾將煞我彼守圍人報諸人曰君等
何因遣不害人令其守當若此欲煞
一不得遺直尒遅看任其走出諸人
聞已皆共瞋嫌我極艱辛身體傷損
擁聚群麀斯皆放散我宜共害又更
議曰若害此者波波國主定當煞我
宜棄而歸是時太子便生是念此等
與我撫塵共戲為不獲麀棄我荒林

我若為王於此諸人為不饒益作是念已徐歸本城既至宮中以手支頰愁思而住時彼内人來至其所于時太子不以目觀内人見已入白王曰大王當知太子見我目不正視以手支頰愁悴而住王親顧問汝今何意懷憂不樂白言父王今我作屠獵事豈得不憂王曰畋獵之事汝不愛耶白言實非所愛王曰從今已去更勿出畋時實力子便生是念俗徒多難衆苦逼迫常被煩惱之所羈絆出家閑寂乃至盡形純一無雜圓滿梵行我今宜應以正信心從家趣非家而離塵俗尒時波波國有外道六師不遠而住所謂晡刺拏迦攝波子末塞羯利瞿舍梨子珊逝移毗刺知子阿市多雞舍甘跋羅子腳俱陀迦多演那子尼健陀慎若低子等非一切智懷一切智慢令諸人衆渴仰歸誠尒時實力子便往詣彼六師之所白晡刺拏迦攝波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

命

見作如是說無施無受亦無祠祀無
善惡行無業因緣無異熟果無今世
無後世無父無母亦無化生有情於
此世間無阿羅漢正趣正行此世他
世於現法中得自覺悟正證圓滿皆
悉了知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
辦不受後有此事皆無於此有命名
之為生此身謝已五大分離更無生
理名之為死地歸於地水歸於水火
歸於火風歸於風諸根歸空四人舉
至焚燒之處以火燒訖但有殘骨更
無所知愚智同此與者名施取者名
受諸說有者皆是虛妄時實力子聞
是語已便作此念此之大師背正路
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
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末塞羯利
瞿舍利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
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
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

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煩惱一切有情無因無緣為煩惱所逼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得清淨一切有情無因無緣而有無知一切有情無因無緣了無知事一切有情無力無勤無勇無進無自無他一切有情諸有命者無有威勢於六生中常受苦樂過此便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是可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珊逝移毗剌知子所而白之曰何者是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授勤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告曰太子我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自煞教他煞自斫教他斫自煮教他煮自盜邪行妄語飲酒及以教人為煞等故穿墻開鏁守捉險途持諸鋼輪煞害群品

於大地上所有有情悉皆斬斫令其
命斷為大肉聚彌伽河已南作斯惡
業彌伽河已北設大福會不由此故
有罪福因招罪福報又復不由布施
持戒少欲知足而獲當果時實力子
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皆正
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
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阿市多雞
舍甘跋羅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
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勤
修梵行當獲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
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此七事
身無能作無所作無能變化無所變
化不可損害其體恒存何謂為七所
謂地身水身火身風身苦身樂身命
身聚在一處猶如蘆束運動轉變乎
不相惱罪福苦樂亦不相忓假使有
人斬截他首彼無苦痛於其身中孔
隙之內刀劍隨過不損其命於此實

無能熱所熱能問所問能憶所憶於
其四方有一万四千緣生産門復有
六万六千乃至五三二一半業差別
又有六十二行六十二中劫二千地
獄三千諸根三十六精氣四万九千
龍族四万九千妙翅鳥族四万九千
以人頂骨食外道種族四万九千露
形外道種族四万九千邪命外道種
族有七種想七種阿蘇羅七種畢舍
遮七種天七種人有七百七池有七
百七夢有七百七岸有七百七峯七
種勝生十種增長八大人地如是經
於八万四千大劫所有愚智皆盡苦
邊譬如有人以細絲縈擲虛空中還
墮于地如是愚智經八万四千大劫
輪迴往復盡苦邊際於此世間實無
沙門婆羅門能作是說我制戒禁令
諸弟子常勤苦節堅修梵行未熟之
業能令成熟業既熟已能捨衆惡至
苦邊際必定能斷諸有苦樂說劫增
減此事皆無然而必須流轉生死
尒時實力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
之大師便背正路行於邪道猶如險

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修習說
伽他曰
心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腳俱陀迦
多衍那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
仁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勸
修梵行獲得何果彼師答曰太子我
之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有人
來至於我所作如是問有後世耶我
報言有無耶我報言無亦有亦無耶
我報言亦有亦無非有非無耶我亦
報言非有非無若有問我為是耶者
報言是為非耶我報言非為是非耶
我報言是非非是非耶我報言非是
耶若問後世一異亦如是答時實力
子聞是語已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
正路行邪道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
者所棄不應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時實力子復更往詣尼揵陁慎
若佤子所而白之曰大師何者是仁
所宗法理於諸弟子以何教誨勸修
梵行獲得何果彼師荅曰太子我之
所宗作如是見作如是說若諸人等
見有所受苦樂之事皆由先世所造
業因以苦行力能除宿業不造新業
決生死隄證無漏法諸業便盡諸業
盡故諸苦亦盡時實力子聞是語已
便作是念此之大師背正路行邪道
猶如險途多有怖畏智者所棄不應
修習說伽他曰
惡慧說惡法　實愚稱大師　此法將為是
何者名非法
如是知已如擊空器但有虛聲棄之
而去還歸本宅昇高樓上以手支頰
作如是念於此世間人天魔梵沙門
婆羅門頗有一人能持一二三四句
神驗呪術明藥方法於生死中無明
牢獄不用多功令我出離諸佛常法
觀察世間無不見聞無不知者恒起
大悲饒益一切為大護者雄猛第一
無有二言依定慧住顯發三明善修

三學善調三業渡四瀑流安四神足於長夜中修四攝行捨除五蓋遠離五支超越五道六根具足六度圓滿七財普施開七覺花離世八法示八正路永斷九結明開九定充滿十力名聞十方千自在中㝡為殊勝得四無畏震大音聲作師子吼晝夜六時常以佛眼觀諸世界誰增誰損誰遭重苦厄難之事誰趣惡道我今以勝方便於三惡道拔濟令出安人天趣使住涅槃陷欲泥者常思拯拔無聖財者令得聖財佛出世間誰當獲益誰有無明瞖覆其眼以大智藥令目開明無善根者令種善根種善根者令其成熟其成熟者令得解脫如有說言

假使大海潮　或失於期限　佛於所化者
濟度不過時　如母有一兒　常護其身命
佛於所化者　慈念過於彼　佛於諸有情
慈念不捨離　思濟其苦難　如母牛隨犢

尒時世尊便作是念此實力子曾於佛所種諸善根猶如熟癰唯待鈹決今正是時堪任教化復觀此人為受

佛化為弟子化為神力化為威儀化
觀知乃由弟子威儀方能濟度時馬
勝苾芻於人天中威儀寂勝世尊即
告馬勝苾芻曰汝可知時當觀波波
國中實力太子時馬勝苾芻默然受
教既至明日日初分時執持衣鉢入
王舍城次第乞食食事既訖於食後
時舉牀席已執持衣鉢漸次遊行至
波波國於水邏林住還以日初分時
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第乞食舉足
下足觀視屈申擎持衣鉢威儀進趣
悉皆詳審時實力子於高樓上而遥
見之行步安詳曾所未有威儀進止
無有虧失既遥見已作如是念於此
國內諸出家人此之威儀實所不見然
出家者於聚落內整肅威容在蘭若
中則不如是令我宜應令人伺察居
林野處能如是不作是念已即令使
者隨此苾芻所至之處若居蘭若簡
絕人徒彼此容儀有别異不使者奉
教隨馬勝後私觀察之時馬勝苾芻
城中得食詣水邏林衣鉢水羅置一
面已振去衣塵以羅濾水澡手濯足

切有部毗奈耶第十七卷 第十三張 宗

希

取黃落菜布之於地却坐而食飯食
已訖棄殘菜舉置衣鉢更洗手足結
跏而坐譬如盤龍威儀寂靜正身而
住時彼使人既觀察已還白太子曰
城內見彼苾芻威儀庠序既至林野
百倍勝前時實力子告御者曰汝今
宜應速可嚴駕欲詣林所觀彼苾芻
御者銜命嚴整駕駟太子乘車導從
而往既至林所徒步而行便詣馬勝
住處遙觀尊者馬勝跏趺入定作如
是念我今不應令彼苾芻乱殊勝定
待彼出定我當就礼作是念已隨處
而住時尊者馬勝至晡後時方始出
定時實力子即漸前行頂礼雙足在
一面住白言大德為是大師為是弟
子馬勝報言我是弟子非大師也復
問之曰師與弟子優劣如何馬勝報
曰極有優劣太子當知妙高山王比
乎芥子以大海水同於牛跡亦猶白
日等彼螢光于時具壽馬勝說伽
他曰
妙高比芥子　大海同牛跡　空方藕絲穴
自日擬螢光　世間所有物　不可為譬喻

弟子望於師 其事亦如是
時實力子聞是說巳便作是念如苾
芻說功德差別豈非更有妙覺世尊
及殊勝法如是知巳問馬勝曰大德
我今頗得於此善說法律出家圓具
成苾芻性於大德所修梵行不馬勝
報曰太子汝之父母見聽許不實力
子曰大德未曾聽許馬勝報曰若如
来及如来弟子與他出家父母不聽
無宜輙度實力子曰大德我以方便
必令見許馬勝報曰斯極善哉時實
力子聞是語巳恭敬歡喜奉辭而去
便歸本宮白父母曰二親當知我巳
正信今願出家父母報曰汝今知不
我唯一子常所愛念觀視無猒假令
命盡尚不欲離況復形存而當見別
太子白曰見聽者善若不許者我從
今日更不飲食雖聞此語亦未見聽
時實力子一日斷食如是二三乃至
六日不飲不食時彼父母詣其子所
而告之曰汝自幼童常受安樂於諸
苦事曾所未經梵行難修獨身難住
隨宜卧具蘭若難居至盡形壽猛獸

同處至盡形壽從他乞食至盡形壽
斷諸欲樂至盡形壽永絶嬉戲太子
汝應住此受諸欲樂隨情布施修諸
福業太子雖聞是語默無所對時彼
父母令諸親屬勸實力子時諸親屬
同來勸喻如父母所言悉皆向說然實
力子默然無荅時彼父母令實力子
親友知識亦同勸喻如前父母所告
之言悉皆向說然實力子同前默然
第二第三亦無言荅時彼知識見其
堅固第二第三一無言荅時諸親友
知實力子志意堅固詣王及妃具陳
情理其等懇懃誘喻執志不移觀此
容色必無退轉恐損太子願垂聽許
出家離俗明智共稱若許捨家全其
壽命後不欣樂還歸本宮若離生緣
更何所趣父母報曰必如是者且聽
出家滿其志願親友承旨報太子曰
父母垂慈許令入道實力聞已慶喜
彌增稍加飲食漸益康健辭違父母
詣彼林中礼謁馬勝苾芻在一面坐
白言大德我之尊親已見聽許幸願
慈悲與出家法進受圓具教以威儀

切有部毘柰耶卷第十二　第十七張　崇

於大德所善修梵行時具壽馬勝報
言如是即與出家并受圓具尋告之
曰汝今知不苾芻作業有其二種謂
讀誦修定汝為讀誦為修定耶便報
師曰鄔波馱耶二種俱作便於晝日
專心讀誦若在靜夜繫念禪思如是
不久善閑三藏精勤策勵無捨須臾
煩惱斷除證阿羅漢果時馬勝苾芻
所有弟子門人隨其意樂所學差別
悉令受已詣餘村坊城邑聚落而作安
居至八月十五日前安居滿作衣已
竟執持衣鉢往波波城求經林所安
置衣鉢濯足澡手詣其師處礼雙足
已在一面坐時彼諸人各隨所證具
白其師復更問餘三藏要義而白師
曰我等既見鄔波馱耶親承諮决我
等欲往奉見世尊報言具壽隨汝意
去時實力子白馬勝苾芻曰鄔波馱
耶我已得見如來法身未覩色身我
今欲往觀佛色身荅言隨意汝今當
知如來應正等覺是大珎寶出現世
間實難逢遇如烏曇跋羅花時乃一
現時實力子既蒙許去至明日已於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第十八張 掌

日初分執持衣鉢入波波城次行乞
食還至本處飯食訖執持衣鉢詣王
舍城如前威儀洗手足已往詣佛所
尒時世尊於無量百千苾芻衆中而
為說法世尊遥見實力子来告言善
来今正是時隨汝意坐時實力子礼
佛足已於一面坐時王舍城中諸苾
芻衆不依同類分僧卧具所謂經師
與律師經師與論師經師與法師經
師與禪師律師與論師律師與法師
律師與禪師律師與經師論師與法
師論師與禪師論師與經師論師與
律師法師與禪師法師與經師法師
與律師法師與論師禪師與經師禪
師與律師禪師與論師禪師與法師
於經師律師論師法師禪師不以同
類令聚一處如是不依同類分與房
舍卧具之時時諸苾芻共相將護失所
受業各令善品不得增長如蓮花無
水日見衰損尒時世尊便作是念此
實力子於先佛所宿有正願作如是
念我當云何得為僧伽作分卧具者
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汝諸苾芻應

差實力子與僧伽作分僧卧具人若
更有餘如是流類具五法者應差作
分卧具人若無五法即不應差設差
應捨云何為五有愛有瞋有癡有怖
不知分與不分若具五法應差已差
不應捨云何為五謂無愛無瞋無癡
無怖知分不分如是應差如常鳴揵
稚敷座具先言白已次揔集僧對衆
應問當勸喻云汝某甲能與僧伽作
分卧具人不彼答言能此苾芻作白
羯磨（廣如百一羯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為分卧具人已所
有衆僧房舍卧具皆依同類而處置
之經師經師共同律師律師共同論
師論師共同法師法師共同禪師禪
師共同彼得隨意同住言議無違所
修善品日夜增長如蓮處池其水充
盈見日開發
時有諸苾芻半更方至時實力子以
神通力於一指放光而分卧具復有
餘諸苾芻衆情欲樂見實力子勝上
人法神通希有者故至一更而来投
宿時實力子二指放光為分卧具有

一更半至三指放光二更至者四指
放光半夜至者五指放光與分卧具
時諸苾芻既見殊勝神通事已各作
是念我等不應令大聲聞具威德者
為分卧具而更以脅著牀縱意睡眠
是不應作彼各初夜後夜減省睡眠
端思而住由勤策故未證者皆證已
證者不退尒時世尊告諸苾芻曰諸
苾芻我弟子中分僧卧具此實力子
㝡為第一世尊聖教既弘廣已時婆
羅門居士為苾芻衆設諸飲食時六
衆苾芻知有美好上妙飲食即便往
彼而噉食之時諸信心婆羅門等作
如是語聖者大德耆宿何意不来六
衆報曰如此處飡彼豈来食施主報
曰世尊記我於供養中㝡為第一彼
諸耆舊寧容不食聖者仁於善說法
律之中捨俗出家不慎口言出無慚
語宜當速去更勿復来時諸苾芻聞
是事已便往白佛佛言應差實力子
為分食人若更有如是流類亦應差
遣作分食人不具五法者即不應差
若差應捨云何為五謂有愛瞋癡怖

不知分與不分翻此應差准前作法
如是應差令一苾芻作白鞨磨 廣如百一鞨磨中
時實力子被衆差為分食人巳彼為
僧伽分三種食謂上中下時有客苾
芻初日與上食第二日與中食第三
日與下食至第四日令行乞食時實
力子為諸苾芻若客若主分授房舍
及以臥具飲食所須隨現住者從老
至少次第而與曽無虧失時實力子
與二苾芻一名善友二名大地於生
生中常為怨惡從南國来至王舍城
時二苾芻問餘苾芻曰誰是僧伽知
食次者報言是具壽實力子時彼二
人詣實力子處而報之曰我等二人
隨次與食時實力子於初来日便與
二人上妙食次時彼施主問曰明日
誰當至我家食荅言是友是地施主
聞巳作如是念彼二苾芻闇是惡行
若来就食當設隨宜至第二日與中
食次施主有事復無好食至第三日
與麁食次時彼二人作如是語我今
極苦云何實力子三日之中故心與

我麁惡飮食共相惱乱令受大苦我
當與彼作無益事彼二有妹苾芻尼
名曰友女住王園寺于時友女往二
兄處至已各礼其足在一面坐時彼
二人雖見妹来不相瞻視亦不共語
是時友女問二兄曰何意二聖見我
来至不相瞻視不共言語彼二答曰
妹我被實力子乃至三朝與我食次
極是麁惡令我食噉汝今去何不助
於我自安而住友女報曰聖者我今
欲何所作報言妹汝今宜往詣世尊
所作如是白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
不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
我亦當往作如是語如妹所言其事
實尒我等先知友女報曰我今去何
知彼實是清淨苾芻曽無愆犯去何
輙以無根他勝之法而毀謗之彼二
報曰乃至汝若不為我等作如是語
我等終不瞻視於汝共為言説是時
友女聞是語已俛仰須臾告二兄曰
我當為作兄言妹汝且住此我等
先可至世尊所汝隨後来時二苾芻
往世尊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時彼

四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第十三張 崇

友女斟酌兄至便詣佛所礼巳而立
自世尊曰大德彼聖者實力子作不
軌事共我行不淨行犯波羅市迦時
友地苾芻即便自佛實尒薄伽梵實
尒蘋揭多如妹所說我等先知時實
力子亦復在此大衆中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三　第二十四張　学